

Louise Cort and Leedom Lefferts 2012. "Pottery production in Sipsong Pan Na—a view from the south." *Minzu Xuebao/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no. 9, pp. 191-209 (trans. Wang Yawen)

从东南亚视角看西双版纳的传统制陶¹

露易丝·A. 科特 (Louise Cort)

王亚文 译

利德姆·莱佛茨 (Leedom Lefferts)

(美国史密森尼学院萨格勒美术馆)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

居住在云南南部的傣族、佤族制陶者是早期一些东南亚陶器民族考古学研究的焦点。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这一重要研究的中国考古学家 (李仰松 1958、1959, 张季 1959, 林声 1965, 傣族制陶工艺联合考察小组 1977, 程朱海等 1982, 等等) 获取了有关技术方面的资料, 半个世纪后, 傣族在激烈变化的环境中仍继续制陶, 而佤族则完全停止了。这些早期研究的动机是为了弄清史前遗址考古中发掘出的、古代制陶者制作陶器所应用的制陶技术。傣族及佤族制陶技术由于没有使用快轮, 也没有用来烧制上釉硬陶及瓷器的陶窑而被认为是原始的, 但对于重建淹没在“现代”制陶技术中的史前制陶方法是极为有用的²。

2009 年 2 月和 2010 年 2 月, 通过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汪宁生教授慷慨促成, 我们得以在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及其邻近地区的傣族、彝族、汉族的 17 个社区中进行了为期 20 天的田野调查研究。汪宁生教授陪我们进入了一些村寨, 重访他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曾访问过的一些地方。全程与我们一起的合作者是汪宁生教授在民族研究中心的同事王亚文和杨桢, 他们的汉语、英语技能与莱佛茨的泰佬语及老挝语的知识, 使我们得以与制陶者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效的访谈。在此我们感谢他们为我们引路, 并带给我们博学的见解及愉快的工作时光。

我们在云南的研究议程也涉及比较, 但不针对中国内地的古代制陶者, 而是针对那些生活、工作在靠近云南南部的跨越现代国家边界的村寨中的制陶者。像云南南部的傣族制陶者一样, 这些更靠南边的制陶者讲着泰语族的语言。自 1989 年我们已经在

1 原文标题为“Pottery production in Sipsong Pan Na—a view from the south”, 根据全文“the south”应包括越南、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等国, 故将原标题译为“从东南亚视角看西双版纳制陶”, 以便读者理解——译者注。

2 昆明云南民族博物馆一块陶器展示的文字版面 (2009) 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依然存在于傣族和藏族中的原始制陶技术对于重建中国古代制陶技术及研究制陶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云南少数民族制陶的最新研究提出了不同的问题 (Longacre 1994, Tokuzawa et al. 2006, Tokuzawa 2008, Wang 2008)。汪宁生教授重新解释他的资料以检验制陶者的工作方法和环境, 包括生产者与使用者的关系、分配与交换、专业化、标准化、族群认同及社会变迁等问题。

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这样的制陶者中做过调查 (Cort and Lefferts 未注明出版日期, Lefferts and Cort 2003), 同时其他学者也在缅甸做了研究 (Reith 1997、1999、2003, Tsuda 1999、2001a, 2004、2005), 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在边界两边发现的这些制陶者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本文简短解释我们记录陶器生产技术的方法及其所揭示的连续性之后, 我们探讨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差异问题: 硬陶 (stoneware) 和软陶 (earthenware) 的共同生产问题, 软陶系列中的仪式性陶器生产, 以及与缅甸陶器的相互影响, 然后我们以关于族群的讨论结束。

一、陶器生产技术的研究方法

我们的研究方法集中在陶器技术, 其核心是对制陶者制陶过程的细致、广泛的观察, 常常不用问问题, 仅是简单记录我们所见 (Lefferts and Cort 2000)。观察制陶者制陶的同时, 我们对制陶者的操作过程做详细记录, 从他们开始加工陶泥直至产品完成为止, 我们也通过照片和录像来记录 (这对后期的分析和比较尤为重要)。我们拍摄视频而不做任何编辑, 通过按“停止”和“开始”, 让摄像机简单记录下整个过程。我们努力观察和记录制陶者制作程序的每一步至少两次。最后, 当我们相信我们了解了制陶者动作和陶泥处理之后, 我们设法引出 (同时用摄像机记录) 制陶者制陶时可能用于描述他们正在做的动作的词语, 一个制陶者常常不那么容易表述这些动作, 由于制作一个陶器所需的行为是习得的, 不是一种知识训练 (在学术和艺术院校中可能是这样), 而是以谋生为目的的具体化过程。

在西双版纳和泰国北部既是前工业化社会又是以村落为中心的当代 (现代) 社会的环境中, 陶器生产是具体化的行为 (embodied behavior), 一种代代相传的体力和脑力活动。这种行为的学习就像是与从事同样活动的其他人一起生活的产物, 很像一个人学习母语。生产活动具体体现在制作人的身体和四肢上: 手臂和手、腿和脚、头和眼以及身体的扭转是制陶的主要工具,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少量工具作为人体基本设备的扩展和细化。一个初学制陶者通过获取及准备陶泥、直接操作陶泥塑坯以及烧制成品件等使一系列动作内在化 (见 Ingold 2001)。

这种系列动作是不同制陶者社区间关联的一种可信的指标。我们检测核心生产程序作为共同的技术知识体系的指标。在寻找界定明确的、较大的民族群体的相互关系证据时, 集中关注制陶技术让我们绕过复杂的族群、语言、政治和宗教分类。当我们意识到陶器生产的模式和假定的族群、语言乃至国家边界不是一致的而是交叉的时候, 我们变得更积极地去尽可能扩大我们在东南亚的调查范围。例如, 我们能观察到生活在柬埔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和泰国东北部的软陶制作者中存在一种共同的生产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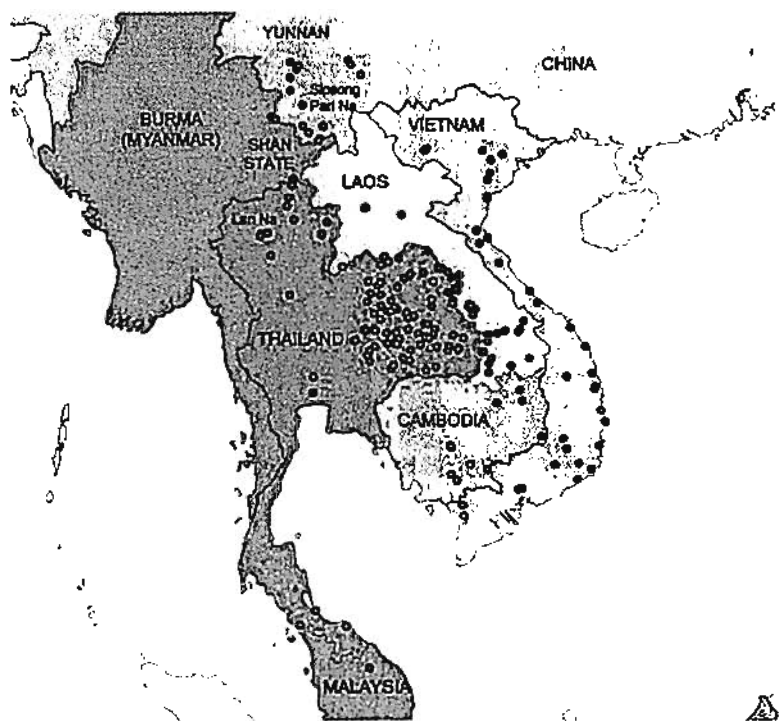
(Cort and Lefferts 2000)。在本文中，我们指出相似、相同的生产模式把中国西南傣族制陶者（不仅包括西双版纳傣族，也包括生活在这一地区北部的傣族）与泰国北部（兰纳）和老挝西北部讲泰语的制陶者联系起来。我们在云南南部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以陶器生产技术的证据为基础指出跨越现代边界的连续性，同时也可以区别用以说明差异的陶器系列和用法方面的不同。

我们的研究较少倾向于记录单个地点（我们认识到是存在的和重要的）生产的变异范围，更多记录特殊地点的基本生产过程及调查整个东南亚生产过程的变化。我们将较为详细的变异范围的检测视为研究陶器生产的完整研究议程的下一步，或许可以借助于像小林正史（Kobayashi Masashi）及其同事所雇用的那样一个研究小组（Tokuzawa, Kobayashi, and Nagatomo 2006, Tokuzawa and Kobayashi 2007, 2008, 2009）。

软陶和硬陶在东南亚都有制作，在我们发现的或被指引去的每一个地点我们都调查了这两种类型的陶器生产。对于软陶和硬陶，我们都关注生产一个陶器的不同的动作程序，并将其作为识别产品特殊谱系的手段。迄今为止，在我们调查的整个东南亚 197 个村寨中（图一），我们已经找到 7 种不同的软陶生产模式和 3 种不同的硬陶生产模式。

尽管成品外表相似，软陶生产过程多样性却令人惊讶。乍一看，大部分的釜（cooking pots）看起来都很相似，坚实的口沿、球状腹、圆底。过去，这些相似导致考古学家和工艺史学家相信要是他们看到一个人制陶，那么所有相似的陶器肯定是采用相同的方法制作的。这是不正确的。通过对工作中的软陶制陶者的仔细观察，我们了解到塑坯的方法有很多种（Lefferts and Cort 2003）。

我们对记录的 A 型到 G 型的 7 种生产模式做了命名。我们这 7 种不同的分类特别依据对塑坯第一阶段“初坯制作（PREFORM）”的细致观察（Cort 等人，未注明出版日期）。软陶生产的这一关键阶段（常常被民族志学者忽视）包含制陶者将一块陶



图一 2010年9月前在云南及东南亚大陆制陶调查点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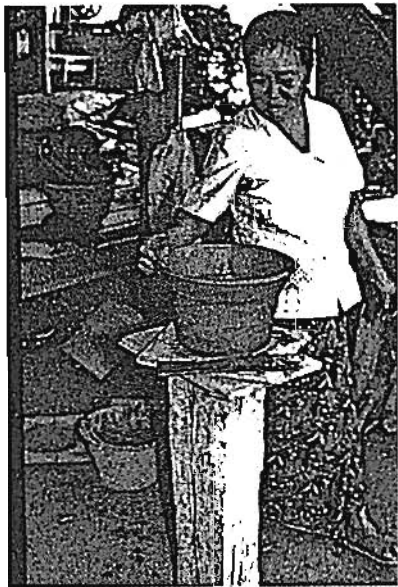
泥加工成一个完成了口沿但尚未完成器身的陶坯雏形的最初转换¹，制作初坯的明显不同很大程度上被成型的后几个阶段所掩盖了，所以田野工作中对整个过程的第一手观察是至关重要的。

二、B型生产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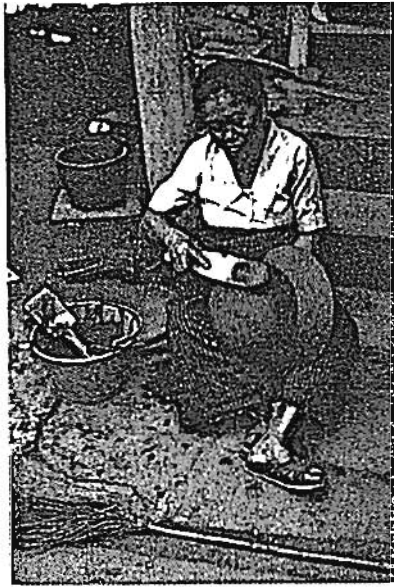
对泰国北部和老挝西北部的制陶者而言 B 型是初坯生产的关键模式。制作过程的步骤如下：



图二(a) 用泥圈沿平底的
圆周塑起一个圆泥筒



图二(b) 在圆泥筒的
上边缘塑口沿



图二(c) 拍打器底和器壁
以形成一个圆底

1. 制初坯

- a) 制陶者先制作一个圆形平底；
- b) 沿平底的圆周塑起一个圆泥筒（用泥圈或泥环）（图二 a）；
- c) 在圆泥筒的上边缘塑口沿（图二 b）。

通过这一过程，形成一个平底与器壁以一定角度相连接的初坯。

2. 随后

- d) 制陶者用陶拍和陶垫拍打器底和器壁之间的角使之变圆，形成一个圆底陶坯（图二 c）。

1 在东南亚的软陶生产，不管陶坯是手制还是轮制成形，陶坯口沿都在器体之前完成。这一程序对熟悉快轮抛掷力制硬陶的制陶者和观察者来说似乎有悖常理，但它是东南亚的标准（包括中国西南）。

三、A 型生产程序

为强调 B 型是东南亚生产软陶 7 种方法中独一无二的一种，我们描述一种与 B 形成鲜明对照及其与 B 型相关的初坯成型技术。B 型的初坯生产广泛分布的南部和东部，我们已经绘制了制作 A 型初坯的不同方法的广泛分布图。



图三(a) 塑无底空心圆筒



图三(b) 形成口沿



图三(c) 拍打封闭圆筒底部以形成圆底

1. 制 A 型初坯

- a) 制陶者先塑一个无底空心圆筒（图三 a）；
- b) 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口沿（图三 b）。

2. 下一步

- c) 通过拍打封闭圆筒底部（图三 c）；
- d) 拍成圆底（图三 c）。

A 型的生产在柬埔寨分布广泛，在今天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高棉制陶者中也有发现。这一类型也通过泰国东北部传播，例如，跨越湄公河进入老挝，反映了自称呵叻-泰 (Thai-Khorat) 的人们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早期的一种有文献可考的迁移模式 (Lefferts and Cort 1999; Cort and Lefferts 2000)。我们将泰国东北部的 B 型技术不多的实例视为曾广泛采用 B 类型技术的地区被采用 A 类型的移民制陶者取代后留下的“残余”或“幸存者”。

通过我们与汪宁生教授及其同事在 2009 年和 2010 年的研究，我们了解到，在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及其以北地区的软陶制陶社区是按照类型 B 来制陶的（有一个黑色软

陶生产的例外将在下面讨论)。因此,根据制陶技术,我们单看 B 型,软陶“技术复合体(techno-complex)”把云南南部和泰国北部以及过去还有泰国东北部联系在了一起。在过去,泰国东北部(我们怀疑也包括我们还需要做更多调查的老挝北部,以及基于其他研究者报告的缅甸掸邦),这一基本特性的认知有助于我们提出有关联系与变化的有意义的问题。

四、软陶和硬陶的关系

B 型软陶技术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要制作一个平底初坯,难道仅仅是特意修圆边缘以便制成圆底陶器吗?大多数使用 B 型模式的制陶者运用某种可以旋转的平整表面来制作平底初坯,如置于轮轴上的转盘、或者置于柱子上或制陶者膝盖上的平整木板上。我们认为 B 型软陶技术的这一些元素显示出它与制作硬陶的泰族制陶者所用技术的紧密历史联系。

在泰国东北部、老挝和越南西北部,制作硬陶的泰族女性用转盘去塑平底罐。她们先塑一个平整泥圆盘,并用泥圈向上塑器壁,最后形成口沿。她们在一个木树桩雕成,可以在置于地面轴上旋转的简单而沉重的木轮上操作。在塑泥圈时,她们单独操作,用一个大脚趾转动转盘。在她们利用抛掷(throwing)力去平整泥圈表面、加固器壁并形成口沿的时候,一个助手坐在对面快速旋转转盘,转盘的重量有助于保持转动的惯性。

今天,大多数硬陶和软陶产地被分开,也有的以性别来区分。然而我们在沿湄公河两岸的泰国东北部和老挝记录的极少数例子中,存在同一社区制作硬陶和 B 型软陶两种类型。在那个地区也有少数别的情况,通过婚姻交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邻近社区或制作 B 型软陶或制作硬陶,作为共同发挥作用的一种“团队”,满足他们地区所有的陶器需求(在运用 B 型软陶技术的地区,有一些残余社区现在以 A 型为主)。

我们假设从西南迁入这一地区的泰族移民社区为硬陶和 B 型软陶制作带来了成套技术(O'Connor 1995),但仅有少数刚提到的社区将这套技术保存下来。在泰国北部的一个村子,制作硬陶陶坯的男子也用他们的转盘为妇女的软陶陶坯塑平底初坯。据一个男子说:“我的父亲制作陶罐,我的母亲制作釜,他们一起相互配合使用转盘,他们是一样的”。(1996 年 1 月 12 日对 Kalasin 府 Khao Wong 区 Kut Pla Khao 村制陶者 Nai Chun 的个别访谈。)单一的当地陶泥是靠增加两种不同的掺和料来达到两种陶器类型要求的特性。

一般来讲,泰族男子的硬陶生产仅仅在泰国东北部、老挝、柬埔寨东北部和越南西北部的偏远乡村延续(也存在于我们尚未调查的掸邦,据与 C. 瑞斯不同时期的个别访谈)。泰族硬陶在其他地方又会怎么样呢?

由于 B 型软陶技术在泰国北部和云南南部占据优势，我们也期望在那里发现泰族硬陶生产，然而今天情况并非如此。兰纳 (Lan Na)¹ 城镇 (muangs) 历史上的硬陶生产被考古学和残存人工制品很好地记录下来 (Shaw 1989, 2009, Sayan 2008)。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的硬陶是上釉的，而且其釉料及描绘的装饰反映出一种熟悉的中国陶瓷风格，也调和了地区审美品位。然而在过去的某个时候，还不了解什么时候和为什么，那一地区的硬陶生产停止了。不知道自那以后直到河船或最近卡车能够运输分发曼谷西南部工厂的硬陶罐到该地区之前，兰纳的人们是如何满足他们对硬陶器的需求的。

五、云南南部的硬陶怎么样？

傣族硬陶制作者使用的木制式陶轮被西双版纳一些村寨的妇女用于制作 B 型软陶。历史上的涂釉和装饰硬陶在云南有文字记载：有烧制中国式青釉瓷和用钴蓝装饰的器皿的窑址 (Shih 2008, Wang 未注明出版日期)。谁在操作这些陶窑？他们是否是傣族 (或其他非汉族) 制陶者？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与前地区中央勐景洪城郊曼阁 (Baan Koh) 村制陶者的谈话中，我们感觉听到了一个现在已经废弃的生产系统，这个系统在同一社区既生产硬陶也生产软陶。他们以前住在曼勒 ((Baan Lu) 村作为皇宫陶器提供者的祖先们使用过这一系统。一个男性制陶者告诉我们在曼勒的一些陶窑，直到 20 世纪早期 (4 代以前) 还用稻草作燃料烧制软陶，而其他一些从地面挖出来的陶窑 (他用傣语术语称为 “tao hai”，“罐窑”)，则在制作陶罐了 (制陶者岩 × ×，景洪市曼阁村，2009 年 2 月 4 日个别访谈)。

云南南部大多数硬陶制作有不同的来源。一个临沧地区上釉硬陶生产中心的汉族制陶者讲述他的祖先是在 “25 代前” 从湖南长沙陶器生产中心迁移而来 (制陶者杨成耀，2009 年在勐遮市场个别访谈)。是否这些移民制陶者引入的硬陶生产技术和市场系统遮掩了尚未被考古学识别的一种古老的傣族硬陶生产呢？

临沧汉族制陶者现在供应云南南部一种形制由更靠南的泰族制陶者制作并与泰族



图四 双口沿陶罐

1 或称兰纳泰，是泰国历史上曾经控制泰北地区的一个王国——译者注。

烹饪文化密切相关的、独特的硬陶罐，这种双口沿的陶罐用于腌制咸鱼（图四）。这种形制在泰国北部历史上的硬陶窑中也为人所知。云南南部的汉族也用这种形式的陶罐来腌肉、鱼、蔬菜或酱。其早期样本在东汉时期（公元1世纪）南中国制作的无釉硬陶（不一定是汉族制陶者制作）中被发现。它是一种泰族的创造并最终被汉族借用，抑或恰恰相反？

六、仪式用的红色软陶

泰国北部的软陶制作者制作一系列世俗的和实用的陶器，用于冷却饮用水、做饭或浸泡草药。一直到2009年以前，无论是从制陶者那里还是从当地寺庙中我们都没有收集到任何有关仪式用陶器的信息。因此当了解到在西双版纳软陶产品中包含有专为小乘佛教寺庙供奉而特制的小型器物时我们感到惊奇（2009年2月6日个别访谈时，汪宁生教授告诉我们一种不同成套的“粗糙、原始、手制成型”的微型供奉器物是专为寨神神龛制作，存放于小屋中，但我们从未有意关注过这样的陶器，或者听到制陶者提起）。这些小型器物是参照实用器物原样复制而成，尽管微型陶器系列中也包括一些独特样式，这些样式没有实用器物的原型（或许是不再做了），尤其是化缘用的钵。在一个考古学语境中，微型器物被错误地认为是“玩具”。

西双版纳的一个制陶者为我们列举了用于供奉的基本器型和必需的内容：两个装祭水的釜，两个装钱的釜，一个装熟菜的釜，一个装饭的钵，一个分为两部分带盖子的装糙米的甑子，一套葫芦形水壶及一个蜡台（见图五，2009年2月6日对勐海县勐遮镇曼朗寨制陶者玉娣个别访谈）。这一套基本器物是以活着供奉者的名义捐赠的。当捐赠物为了纪念死去的祖先而制作时，要增加一个茶罐。其他微型器型也会制作一些，包括一个花瓶、一个调味瓶、一个带盖子的茶罐以及有把的茶杯，不过是否把它加入供奉物中是可选择的。

捐赠者选择一个时间捐赠，可以是一年中的任何时候，不联系任何重要的节日。在全家人的陪伴下，捐赠者带着整套陶器前往寺庙，把它们放在祭坛上，然后坐在祭坛边听和尚念经。每个家庭一年中做一到两次这样的供奉。仪式结束后陶器仍放在祭坛上直到住持决定把它们移走。成堆的废弃微型陶器常常被看见堆在寺庙外墙角。



图五 妇女手持用于供奉的微型器型

兰纳王朝曾经生产这样的仪式用陶器吗？19世纪晚期的一份记录提供了一条线索。卡尔·伯克（Carl Bock）在泰国北部旅行时，考察了靠近清迈省芳（Fang）地区的一个洞穴，记录了各式各样的软陶供物：

在入口的左边是一个狭窄的壁龛或凹槽，其中存放着一个已损坏的佛像，在其脚下虔诚的朝圣者放了一套乡村典型的泥制酒壶、水壶、罐和缸……在洞穴里有一个砖结构制成的卧佛，被厚厚的油漆涂层覆盖，并且曾经厚厚地镀金……围绕中心神像的四周是一组塑像……巨大的神像脚下躺着另一堆祭拜者们从掸邦（Shan state）远道带来放在那里的泥制的锅和罐，装着米的米托盘，小的木制和石制的佛像。堆在旁边祭坛上的是一大堆佛像以及一大堆古怪的零零碎碎的东西：祭师衣服、水罐、甑子、几束头发、痰盂等…… [Bock 1884 (1986): 289-90]

伯克对兰纳王朝曾存在但现已消失的一种活动的观察提供了关于上个世纪泰国北部佛教变迁的一种考量尺度。当泰国北部并入暹罗，在源于曼谷的“合理化”过程中，小乘佛教被标准化和同质化了。中国对宗教的关注看来似乎还没有扩展到仪式如何举行。发生在泰国的仪式的统一化和纯净化，某种意义上在云南尚未看到（Borchert 2005, 2008）。

我们了解到过去曼勒寨制陶者一直在做一种供景洪皇宫使用的红色软陶器型（2009年景洪曼阁寨制陶者岩罕滇个别访谈）。曼勒寨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制陶者分散到曼阁寨和曼斗寨之前仍在生产陶器。曼勒寨制陶者供应的陶器包括釜（广口，置于三脚架上，用于日常煮米饭）、甑子（带盖子，用于蒸糯米饭）、钵（用在寺庙里供奉煮熟的糯米饭）、茶壶、单柄釜（煮药）、有足油灯、痰盂。别人向我们描述的这些专为皇宫制作的陶器在曼斗寨制陶者玉勐（生于1957年）的作坊里仍在继续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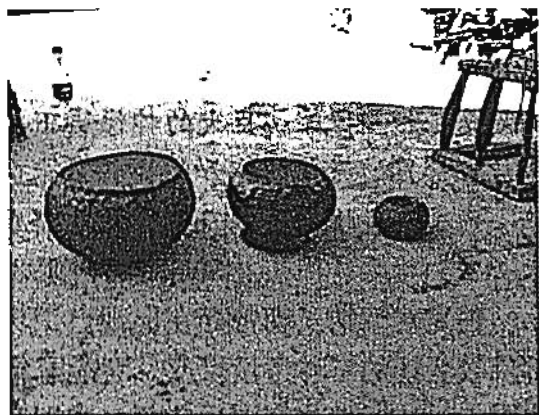
图六 寺庙中供奉水的黑色葫芦瓶

七、仪式用黑色软陶

除用于寺庙供奉的微型成套红色软陶外，我们在西双版纳傣族村寨寺庙的祭坛上也看到了第二类微型泥质器。有小型葫芦瓶（图六）和小型钵（图七）两种类型，以有光泽的黑色表面为特征，通过抛光半干器物、并将其置于烟火中熏或在流水生产过程中涂上黑漆的方法制成。瓶（傣语称“nam tun”，高17厘米）用于供奉水。西双版纳仍在制作这种陶器的一个男性制陶者告诉我们（2009年

2月9日对勐海县大勐龙镇曼南坎寨制陶者岩温的个别访谈)¹，钵有三种尺寸。最小号的（直径8.5厘米）与水瓶组成一套送到寺庙；中号（直径15.5厘米）置于祭坛上装米、香或者其他供品；最大号的（直径21.0厘米）被和尚用来接受食物供奉或其他供物，或者被住持用于在第12月时收集蜡烛、钱和米的捐赠。

像微型红色软陶一样，黑陶提供的器物是全尺寸陶器的微型版，在寺庙里具有特殊功能。我们在云南从未看到全尺寸黑瓶的制作和使用，尽管汪宁生教授告诉我们它们置于靠墙的隐蔽位置用于家中保持饮用水的清涼（2009年2月16日个别访谈）。访问老挝北部南乌河（Ou river）沿岸傣泐（Tai Lu）村寨期间，在停留的地方我们碰到了许多那样的水瓶。我们忽视了询问它们是在哪里制作的，烧黑的软陶水瓶据说20世纪70年代在万象仍在制作，帕



图七 黑色小型钵

特里夏·奇斯曼（Patricia Cheesman）曾遇到一个她认为是最后制作者的老人（1990年个别访谈）。

伯克（Bock）的描述证明19世纪后期黑陶水瓶在泰国北部也曾普遍使用：

根据当地成套器具的大量储存看，普通的厨房用具制作质量很差，而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壶（decanter）和水瓶的手工制作上。从普通的壶和水瓶到设计和工艺都很精美的高脚酒杯和汤盘，在外形上都有不同。较大的和好的备有银的或金的杯子，可翻转过来盖在酒壶口上。然而最好的水具是掸邦做的。要么黑色，要么石板色，而且表面抛光…… [Bock 1884 (1986): 193]

我们观察席间是绝对的安静，而且当就餐结束，每个人都从传送一圈的笨重的陶制壶和杯中喝少量的水，漱他们的口，并把漱口水吐进痰盂里，要是没有这种方便的容器，那就通过地板上一个同样方便的洞吐出。 [Bock 1884 (1986): 312-13]

八、缅甸的联系：技术传播

伯克（Bock）的报告将最好的黑色水瓶与掸邦联系起来，傣族移民向西扩展到了缅甸。这种名声看来似乎在西双版纳仍适用。在勐海市场的一个商店里，我们被告知，供出售的微型黑色水瓶产于掸邦一个古老的勐—景栋（Kengtung）。更准确地说，夏洛

1 2009年云南民族博物馆展出一个由耿马县傣族制作的“黑色冷水陶瓶”，制作地点与我们看到的曼南坎黑陶制作地点不同，表明过去此类产品的分布地域更广。

特·瑞斯 (Charlotte Reith) 20 世纪 90 年代的田野研究断定黑色和红色的抛光软陶器具是靠近芒康 (Mongkaing) 城的景栋郊外比邻霍纳 (Honar) 硬陶制作村的两个村中生产的 (2003 年 1 月 21 日个别访谈, 这个信息似乎提供了另一个软陶和硬陶密切协同生产的例子)。

这种水瓶在泰国及云南的现代生产者的历史也将他们与掸邦联系起来。在泰国北部, 通过不同烧制过程生产的全尺寸抛光黑色软陶水瓶 ((泰语称 nam ton) 及与之相对的红色软陶水瓶产于清迈省郊外。据说是大约 18 世纪 80 年代由来自景栋的掸人制陶者建立的芒宽村 (Mung Kung, 在泰语中相当于 Mongkaing, 1996 年 1 月 2 日, 对 Ru-jaya Abhakorn 的个别访谈)¹。我们从 1996 年的田野研究了解到, 在 20 世纪中期, 来自芒宽的流动制陶者在清莱省更靠北的地方发展起两个生产点。在西双版纳, 个人流动导致缅甸黑陶技术的传播。据说一个居住在靠近缅甸边界的男子 (傣族?)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来到曼南坎村 (Mannankham village) 教当地男子制作水瓶, 并建起能产生黑烟熏黑陶器表面的上升气流窑 (汪宁生 2003: 250)。

一方面, 形成和烧制这些烧黑的抛光软陶水瓶的外来技术, 使他们区别于云南、泰国北部和老挝西北部用露天篝火烧制红陶的傣族制陶者的 B 型系列。我们将这种独特的成型技术归为 E 型, 这种类型采用置于轮轴上的小的可移动转盘来塑形和晾干单个的陶坯 (图八)。

另一方面, 黑色水瓶的葫芦形状使它与一种在泰族硬陶制陶者的产品系列中广泛发现, 同时也在当地一些软陶生产社区的红色软陶类型中制作的长脖子水瓶形状 (nam tao, 意为“装水的葫芦”) 产生关联。在功能方面不同于用来冷却饮用水供家庭成员和临时访客饮用的圆形、有盖的陶罐, 这种水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家里给客人提供饮用水, 及在寺庙里供给和尚伴随着食物供奉。

从掸邦引入西双版纳的另一技术元素 (但就我们所知没有进入到泰国北部) 是在实用软陶上涂铅釉。在两个村子, 制陶者用铅釉去装饰陶器的口沿和盖子 (图九)。在西双版纳向我们展示这种产品的制陶者没有这种涂铅釉方法一直在那里的记忆 (对 2009 年 2 月 6 日勐海县勐遮镇曼朗寨制陶者玉楠个别访谈)。在更靠北的一个村寨, 一



图八 采用置于轮轴上的小的可移动转盘来塑形和晾干单个陶坯

1 我们没有听说或见到这方面的证据证明这个社区制作这样的陶器用于仪式, 我们只是这么一问, 因为对这方面的制作我们还不太清楚。

个年龄 70 岁左右的制陶者说他早在 50 年前就
去过掸邦学习使用釉（2010 年 2 月 27 日普洱
市孟连县那允镇曼章寨制陶者马艾楠个别访
谈）。这种铅釉使用技术看得出与跨越掸邦
Kyauk Taing 寨边界的有据可查的活动有关
（Reith 1997: 48, 59-61）。

单独一个男子将黑陶产品带回曼南坎村的
个案暗示，这种技术传入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在
个人和地方层面的非正式场合发生的。云南制

陶者与缅甸的常规和深入的联系在我们与傣族软陶制陶者和汉族硬陶制陶者的访谈中
是明显的（见 Chang 2009）。缅甸提供重要的机会通过劳动和销售成品赚钱。一个在临
沧制作硬陶的汉族男子讲他每年定期去缅甸做建筑工作和制陶 5 个月（旱季），就像之
前他的曾祖父做的那样（2009 年 2 月 5 日在勐遮市场对杨成耀的个别访谈）。一个傣族
制陶妇女描述她花几个旱季在靠近云南和缅甸边界的地方为游客演示制陶（2009 年 2
月 6 日对勐海县勐遮镇曼朗寨制陶者玉楠个别访谈）。除上面提到的微型黑色软陶水
瓶，我们了解到西双版纳的一些傣族妇女从缅甸购买手工纺织的白棉布而不自己纺织。
然后她们用蓝靛把它染成深蓝色并用来制作床垫和被单。另一个方向，来自曼阁的制
陶者把他们的陶器卖到缅甸掸邦和老挝北部勐省（Muang Sing）的寺庙。

从总体看，从掸邦进入西双版纳的抛光黑陶及铅釉软陶的技术转移代表着一种相
对近期的运动，这种运动沿着一条长长的路线依次转移，借此这种技术实践可能从印
度北部引进缅甸，而印度北部的制陶者依次从伊斯兰世界获得这种技术（见 Rye and
Evans 1976）。

我们也应提到我们对这种看似容易和频繁的跨越泰国和老挝边界的接触感到非常
吃惊。一个男子实事求是地描述他从他的村子步行几天去访问清迈。在同一个村子，
一个从老挝勐省来的女性亲戚前来拜访我们访问的制陶者家庭。

九、结论：陶器和族群

对技术的关注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沿现代国界或过去古老封邑边界而居的民族关系
的方法。考察云南南部和泰国北部跨越边界的软陶生产使我们看到技术联系、产品系
列的惊人差异以及制陶术的更大文化意义。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我们不愿意
依据族群，而是依靠对生产技术的细致观察来对陶器进行分类。如果我们依据族群分
类，那么可能显示在云南南部几乎所有的软陶都是由傣族制作的。

在边界两边的傣（泰）族群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泰国北部，坤勐（khon muang）



图九 用铅釉去装饰陶器的
口沿和盖子

或兰纳傣 (Lan Na Thai) 的泰 (Tai) 是主流文化, 尽管从地区观点看, 他们可能被视为遭受着来自泰国中心 (Bangkok) 文化模式的攻击。在云南, 你可以看到傣族社会不论是真实地和还是象征地都被推到了汉族拥有的土地、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边沿 (见 Davis 2005)。在家庭层面, 现代化运动导致原来由柱子撑起并立于打扫过灰尘的院中的木头房被水泥铺设的院子环绕的瓦房替代, 使得制陶者失去了必要的储存加工陶泥、安装转盘和完成陶器制作的基本工作场地。这种家庭空间的变化可能在加速西双版纳软陶生产衰落方面甚至超过市场变化。然而云南傣族社会显然还保持着似乎在泰国北部 (及其他更靠南部的地区) 已经消失的用于仪式供奉的成套微型陶器的生产, 而且他们引入了新的技术, 比如铅釉。

在两个地区, 曾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实用软陶, 被玻璃瓶装的冷冻水、煤气炉上使用的金属烹饪锅以及“发展”与“现代化”的其他方面逐渐取代。在这样的环境下, 处于威胁中的软陶已开始呈现出与文化认同相关连的新的的重要性。在泰国北部, 用于冷却饮用水的软陶已经开始被用作兰纳文化的象征。它曾置于村舍外的背阴的平台上, 为落满尘灰的小路上的行人提供饮用水, 而现在它却出现在了清迈和曼谷的住宅和饭店的前面。

在西双版纳, 景洪城郊的曼阁寨和曼斗寨自豪地保存着软陶器曾供给皇宫的记忆。在省文化局的支持下, 制陶者玉孟成为傣泐文化传承的大使, 到中国各地甚至日本去展演¹。她用汉傣两种文体的印章盖在她的产品上。

根据对技术的关注, 我们力图呼吁考古学家放弃基于不稳定的、变化的族群 (除别的之外) 范畴的类型定义。我们已经描述了一个平底软陶拍打成圆底的 B 型初坯的通例。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 B 型初坯成型时的细微差异, 这些差异提出了来源尚未明了的子分类。我们的 B 型包含了汪宁生在西双版纳调查 11 个村寨期间 (Wang 2003) 记录的三种类型 (I 型 - III 型)。所有这些社区的制陶者被归类为傣族, 但细微差异提出了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已碰到的问题, 即现在已被现代民族吸收的语言和族群的更古老、细致的划分。

(杨桢 校)

参考文献

Bock, C.

1884. *Temples and Elephants: Travels in Siam in 1881 - 1882* (《寺庙和大象: 1881 - 1882 年暹罗行记》).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 Rivington; facsimile edition

¹ 我们见到她的那天, 她即将出发去北京演示。

198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rchert, T. A.

2005. Of temples and tourists: The effects of the tourist political economy on a minority Buddhist community in Southwest China (《寺庙与游客: 中国西南一个少数民族佛教社区的旅游政治经济学影响》). In J. Tamney and Fenggang Yang (ed.) *State, Market and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Leiden: Brill, 87 - 111.

2008. Worry for the Dai nation: Sipsongpanna, Chinese modernity and the problems of Buddhist modernism (《为傣族担忧: 中国西双版纳的现代化和佛教现代主义问题》).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7 (1): 107 - 142.

Chang Chi

1959. Xishuangbanna Daizu de zhitao jishu [Pottery-making among the Dai People of Xishuang Banna] (《西双版纳傣族的制陶技术》). *Kaogu* 9: 488 - 490.

Chang, W-C.

2009. Venturing into "barbarous" regions: Transborder trade among migrant Yunnanese between Thailand and Burma, 1960s - 1980s (《冒险进入“野蛮”之地: 20世纪60至80年代泰缅间云南移民的跨境贸易》).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 (2): 543 - 572.

Cheng Zhuhai, Zhang Fukang, Liu Kedong, and Ye Hongming

1986.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historic methods of pottery making in Yunnan (《云南制陶史前方法的田野调查》). In Shanghai Institute of Ceramics and Academia Sinica (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sights on Ancient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Beijing: Science Press, 27 - 34.

Cort, L. A. and Lefferts, H. L. Jr.

2000. Khmer earthenware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n approach through production (《东南亚大陆高棉人软陶: 一种生产方法》). *Udaya Journal of Khmer Studies* 1: 49 - 68.

Tai stoneware produc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From present to past (《东南亚大陆泰族硬陶生产: 从过去到现在》). Italy, Sarteano,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n. d. 4 Oct 2000.

Cort, L., Lefferts, L. and Reith, C.

"Before" paddle-and-anvil: Contributions from contemporary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拍砧之前: 来自当代东南亚大陆的贡献》). London, British Museum, Symposium on Ceramic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n. d. 22 Nov 1997.

Daizu Zhitao Gongyi Lianhe Kaocha Xiaozu [Study group for research on Dai pottery production technology]

1977. Ji Yunnan Jinghong Daizu Manlun zhitao gongyi [Notes on pottery production among the Dai of Manlun, Jinghong, Yunnan] (《记云南景洪傣族慢轮制陶工艺》). *Kaogu* 4: 251 - 256, plates 4 - 7.

Davis, S. L. M.

2005. *Song and Silence: Ethnic Revival on China's Southwest Borders* (《歌谣与沉默: 中国西南边界的族群复兴》).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ngold, T.

2001. Beyond art and technology: The anthropology of skill (《超越艺术和技术: 技术人类学》). In M. B. Schiffer (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Albuquerque, New Mexico: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7 - 31.

Lefferts, L. and Cort, L.

1999. Women at the center of an industrializing craft: Earthenware pottery production in Northeast Thailand (《处于一种技艺工业化中心的妇女: 泰国东北部的软陶生产》). *Museum Anthropology* 23 (1): 21 - 32.

2000.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earthenware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大陆当代软陶研究的一种方法》). *The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88 (Parts 1 & 2): 204 - 211.

2003. A preliminary cultural geography of contemporary village-based earthenware produc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当代乡村软陶生产的文化地理学初步研究》). In J. Miksic (ed.) *Earthenware in Southeast Asia-Proceedings of the Singapore Symposium on Premodern Southeast Asian Earthenware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300 - 310.

Li Yangsong

1958. Yunnansheng Wazu zhitao gaikuang [Outline of Wa pottery production in Yunnan province] (《云南省佤族制陶概况》). *Kaogu* 2: 32 - 39.

1959. Cong Wazu zhitao tantao gudai taoqi zhizuo shang de jige wenti [Some problems of ancient pottery making as seen from a study of the method of modern pottery manufacture by the Kava people of Yunnan] (《从佤族制陶探讨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几个问题》). *Kaogu* 5: 250 - 254.

1989. A Discussion of Several issues Relating to Ancient Earthenware Based on a Study of Pottery Production by the Wa of Yunnan (《在云南佤族制陶研究基础上讨论有关古代软陶的几个问题》). *Thai-Yunnan Project Newsletter* 7: 20 - 21. Partial translation of Li 1959.

Lin Sheng (Wang Ningsheng)

1965. Yunnan Daizu zhitao shu diaocha [Investigation of pottery production among the Dai of Yunnan] (《云南傣族制陶术调查》). *Kaogu* 12: 645 - 653, pls. 1 - 3.

O'Connor, R. A.

1995.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ethnic succession in Southeast Asian states: A case for regional anthropology (《东南亚国家的农业变迁及族群连续: 一个区域人类学个案》).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 (4): 968 - 996.

Longacre, W.

1994. *Ceramic ethnoarchaeology in Yunnan Province* (《陶器民族考古学在云南》). *EAAAnnouncements* 12: 15.

Reith, C.

1997. Comparison of three pottery villages in Shan State, Burma (《缅甸掸邦三个制陶村的比较》). *The Journal of Burma Studies* 1: 45 - 82.

1999. Pottery in the Chin Hills (《钦族山地制陶》). *Journal of Burma Studies* 4: 35 - 60.

2003. A comparison of ground firing techniques in contemporary Myanmar villages (《当代缅甸农村平地烧陶技术比较》). In J. Miksic (ed.) *Earthenwar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311 - 321.

Rye, O. S. and Evans, C.

1976. *Traditional Pottery Techniques of Pakistan: Field and Laboratory Studies* (《巴基

斯坦传统制陶技术：田野的和实验室的研究》).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 to Anthropology* 21. Washington D. C.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Sayan Praicharnjit

2008. *Archaeology of Ceramics in Siam: Nan and Phayao Kiln Sites* (《暹罗陶器考古学：Nan 及 Phayao 窑址》). Bangkok: Silapakorn University.

Shaw, J. C.

1989. *Northern Thai Ceramics* (《泰北陶器》). Chiang Mai: Duangphorn Kamesingki.

2009. *Thai Ceramics* (《泰国陶器》). Chiang Mai: Citylife Publications.

Shih Ching - fei

2008. Yunnan diqu qinghua ciqi de bianqian-jiantan qi yu Jiangxi Jingdezhen he Yuenan qinghua ci de guanli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blue-and-white porcelain in Yunnan: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lue-and-white porcelains of Jingdezhen and Vietnam) (《云南地区青花瓷器的变迁：简谈其与江西景德镇和越南青花瓷的关联》).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25: 171 - 270, 275.

Tokuzawa Keiichi

2008. Unnan henkyō ni okeru dentōteki doki seisaku no chiiku chaku to kisetsu chaku-Menghai-ken to Keikō-shi, kanki to uki ni okeru seisan yoshiki to seisaku gijitsu no hikaku wo chūshin ni [Regional and seasonal differences in traditional earthenware production in borderland Yunnan-Centering on a comparison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the dry and wet seasons, XX county and Jinghong city] (《云南边疆传统软陶生产的地区和季节差异——以景洪市和一个县干湿两季手工生产技术的比较为主》). Okayama Rika Daigaku Maizō Bunkazai kenkyū ronshū (Okayama University of Science Research Essays on Buried Cultural Properties): 53 - 99. Okayama: Okayama Rika Daigaku Maizō Bunkazai kenkyūkai.

Tokuzawa Keiichi and Kobayashi Masashi

2007. Tōhoku Tai ni okeru dentōteki dokizukuri gijitsu to sono keishō-Tai ōkoku Mahasarakamu ken Mo mura no dentōteki mizugame seisaku o chūshin to shite [Techniques for making traditional earthenware in Northeast Thailand and their transmission-Centering on traditional production of water jars in Ban Maw, Mahasarakham province, Kingdom of Thailand] (《泰国东北传统软陶制作技术及其传播——以泰国玛哈萨拉堪府班茂传统水罐生产为

主》). Okayama Rika Daigaku kiyō (The Bulletin of Okayama University of Science) 43B: 11-30.

2008. Kita Tai ni okeru dentōteki doki seisaku to OTOP-Tai ōkoku Chenmai ken Handon gun Hankeo chiiku no dentōteki mizugame seisaku o chūshin to shite [*Traditional earthenware production and OTOP in Northern Thailand-Centering on traditional production of water jars in XX district, XX county, Chiang Mai province, Kingdom of Thailand*] (《泰国北部传统软陶生产及地方特色——以泰国清迈府一个地区传统水罐生产为主》). Okayama Rika Daigaku kiyō (The Bulletin of Okayama University of Science) 44B: 21-40.

2009. Tohoku Tai ni okeru dentōteki doki seisaku to shogakko no kyoiku jissen-Tai ōkoku, Ubon Rachatani ken Handon gun Donjikkū mura no dentōteki mizugame seisaku o chūshin ni [*Traditional earthenware production and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al practice-Centering on traditional production of water jars in Don Jik village, XX county, Ubon Rachathani province, Kingdom of Thailand*] (《传统软陶生产及小学教育实践——以泰国乌汶府 Don Jik 村为中心》). Okayama Rika Daigaku kiyō (The Bulletin of Okayama University of Science) 45B: 1-20.

Tokuzawa Keiichi, Kobayashi Masashi, and Nagatomo Tomoko

2006. Seinan Chūgoku ni okeru dentōteki dokizukuri no hen'yō-Chūka Minzoku Kyōwakoku Unnan-shō Sipsongpannū Taizoku Jijishū no dentōteki dokizukuri mura [*The Change of Traditional Pot-making and Its Technology in South-West China-The Pottery-making Village in Xishuangbanna, China*] (《中国西南传统制陶及其技术的变迁——中国西双版纳制陶村》). Okayama Rika Daigaku kiyō (The Bulletin of Okayama University of Science) 42B: 21-40.

Tsuda Takenori

1999. Myanmaa, Mandaree shūhen no dokizukuri mura to sumōkingu piipu [*Earthenware-making Villages and Smoking Pipes around Mandalay in Myanmar*] (《缅甸曼德勒周边软陶制作村和烟管》). Tōnan Ajia kokogaku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Journal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 115 (English summary), 115-136 (Japanese).

2001a. Myanmaa, Shyan-shū no tōji (1) [*Ceramics in Shan States, Burma (1)*] (《缅甸掸邦陶器》(1)). Tōsetsu 577: 44-57.

2001b. Myanmaa, Shyan-shū no tōji (2) [*Ceramics in Shan States, Burma (2)*] (《缅甸掸邦陶器》(2)). Tōsetsu 578: 24-32.

2004. Myanmaa tōji to sono shūhen ni tsuite-Saikin no hakkutsu rei wo chūshin ni [*Bur-*

mese ceramics and their circumstances-Centering on recent excavations] (《缅甸陶器及其环境——以近期发掘为主》). In Tōyama-shi Satō Kinen Bijutsukan (Toyama Art Museum) (ed.) Tōnan Ajia no kotōji (9) -Myanmaa to sono shūhen (*Special Exhibition; South-east Asian Ceramics vol. 9*) [Burma and environs]. Toyama: Tōyama-shi Kyōiki Linkai (Toyama City Board of Education), 7-29.

2005. Myanmar seyū tōji-Seisan gijitsu to hennen no tame no shiryō [Glazed Ceramics in Myanmar: Their Manufacturing Technique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for Dating] (《缅甸釉陶: 以手工技术及历史记断代》). Jōchi Ajiagaku (*The Journal of Sophia Asian Studies*) 23: 56-80 (Japanese), 55-56 (English summary).

Wang Ningsheng

1989. Daizu de yuanshi zhitaoshu-Jiantan Zhongguo yuangu zhitao de jige wenti [Primitive pottery-making of the Dai people-Together with some questions regarding early pottery production in China] (《傣族的原始制陶术——简谈中国远古制陶的几个问题》). In Minzu kaoguxue lunji [*Essays on Ethnoarchaeolog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0-210.

2003. Yunnan Daizu zhitao de minzu kaoguxue yanjiu [An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y on the pottery-making of the Dai People in Yunnan] (《云南傣族制陶的民族考古学研究》). *Kaogu xuebao* 2: 241-261, plates 1-8.

Wang Yawen

2008. Traditional pottery-making of Pula people (a branch of Yi nationality) (《朴拉人(彝族支系)传统制陶》).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6,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259-292.

Wang Xibo

Yunnan blue and white ceramics and its connections with Vietnamese ceramic production (《云南青花瓷及其与越南陶瓷生产的联系》). Hanoi, 19th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Congress, n. d. 3 Dec 2009.

Yang Yuan

1986. Yunnan Yuanmou Honggaocun de zhitao gongyi [Pottery making at Honggao village, Yuanmou, Yunnan] (《云南元谋红告村的制陶工艺》). *Kaogu* 12: 1133-1138, plates 6-7.